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一回 酒後談心心更熱 筵前叱婢婢無聲

且說青梅恐小姐傷心，催馬向前說：「小姐怪不的神仙都愛在山裡住著，果然幽雅絕塵。姑娘聽這一派珍禽俊鳥，嬌啼宛轉，聽著何等爽神。」小姐也不理。那日中珠淚望下紛紛亂掉。楊大公子催馬向前說：「賢妹休得如此，少時見了姑母，你不歡歡喜喜，作這個樣子，豈不叫他疑？你是有心機的人，怎麼見不及此？」小姐聞言，勉強止住悲哀，把淚拭了兩拭。說話問到了門首，家丁向前答話，叫道：「鄭大叔，快去通稟姑太太，我們大少爺送小姐來了。」鄭昆與王平、李清連忙站起，向前與公子叩頭問好。鄭昆內心悲喜交集，腹中暗暗說道：「我們鎮國府今日也有個正頭鄉主來了。」一面睜著老眼，東西看，問道：「我們小姐車輛在那裡？」青梅說：「鄭大叔，這就是小姐。」鄭昆抬頭一看，見他雄冠劍佩，威風凜凜，竟是一位少年的武士，不由的怔了一怔，向前叩頭問好，心裡說道：「看小姐這個光景，一定會是個武藝，這才是我們鎮國府的千金呢？」拜畢平身：「大少爺、小姐請行，小人先去回稟。」一癩一拐，往裡飛跑。

且說伏准自素娘去後，滑氏犯病死了，勞動也跟到這裡來了。那伏准居然自作了鎮國府的大少爺，吃穿用度，任意縱橫，花費銀錢猶如流水。伏氏溺愛不明，他又會哄，家庭十分散亂，連那蜂兒、勞動，手內都有了若干的體己了。那伏士仁一時僥倖，偶然中了一個秀才，這一番榮耀非凡，十分自滿，以為舉人、進士，唾手可得。那伏夫人也歡喜不盡，只說百年有靠，幸得其人。那伏准自得高公平北的喜信，恐怕有日回來究問前事，到綿了些時，後來進了學，心中一樂，就忘其所以，呼么喝六，望那些家丁僕婦要立威風。又說鄭昆年老，不能管事，要過帳來，自家掌管。又要改租，不論豐欠，俱要全租。鄭昆諫阻道：「此乃千歲的大德，行之已久，一改變，不但人心不服，還恐千歲回家責罰，小人擔當不起。」那伏准不但不聽，還將蒼頭喝罵了一場。眾家人俱有不平之氣，都礙著夫人，不敢造次。伏准因有了一頭巾，猶如作了親王一般，張筵會客，交友接朋，同一班閒頭的馬箔六與幾個合式的窗友，假作詩會文為名，宿柳眠花，聽歌觀戲，時常在外，幾夜不回。伏氏若問時，他使用話支吾，勞動也替他瞞著。別的家丁那有工夫管他的閒，那伏氏雖然不知也有些疑心。因他長成，要與他定親，他自謂才貌出奇，定要娶個絕色佳人，說了幾家都不中，所以至今未娶。近因東鎮上來了一夥游妓，遂同兩個好友去玩耍，告訴他姑母只說與白年嫂作生日去。伏夫人見他四五天不回，心中著實掛念。

這日，窗下正坐。

只見那梁氏含春來稟事：「夫人在上請聽言。今有那無佞府的楊公子，送咱們小姐轉家園。那邊不是進來了？」使女連忙掀起簾。伏氏聞言離了坐，親身迎至畫堂前。只見那楊大公子頭裡走，後面跟隨美少年。顏色紅白眉目秀，形如玉樹似潘安。還有個年幼的書童跟在後，前發齊眉後蓋肩。楊公子緊行幾步先問好，伏氏回答禮貌全。賓主問進上房內，楊公子吩咐家丁鋪拜氈。讓上姑母要行禮，那少年回身站一邊。夫人說：「賢姪鞍馬多勞苦，免禮請坐好盤桓。」公子依言行常禮，伏氏開方把話談：「姑娘如今在何處？聽說是你送回還。此位卻是何人也？貴姓高名住那邊？」小姐微笑忙移步，玉體輕搖走向前。說：「久違膝下娘不識，孩兒就是回家的高夢鸞。母親大人請上坐，容兒拜見叩金安。」小姐說著忙拜倒，伏夫人驚喜交加用手攙。

伏氏攙起佳人，向楊公子笑道：「姑娘這等裝束，我如何認得？」楊公子說：「只為家賓君事緊，如此這般，匆忙之際，妹妹又素性爽快，所以改妝而來。一路上果然速快。」伏氏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說話間，青梅叩見了夫人，家人彼此叩見。

夫人、小姐、楊公子拂塵淨面已畢，吃了兩道茶湯。夫人吩咐擺宴。楊公子連忙止住道：「姑母不消費心，小姪方才言過，在上米倉打過午尖，並不饑餓。家君業已起身，小姪還要急急趕去隨徵，就此告別姑母。」伏氏說：「賢姪既有緊事，不敢久留，今日權住一宵，歇歇身體，明日早早起身如何？」楊公子說：「軍情如火，小姪歸心似箭，恐家君盼望，實實不敢久停。」遂托地一躬。

楊公子不住告辭只要走，吩咐手下即須行。伏氏再三留不住，只得相送到前庭。夢鸞小姐隨在後，同至儀門把步停。母女送出楊明器，回身同至上房中。夫人吩咐排酒宴：「我與小姐還未曾吃晚飯，咱們娘兒飲幾盅。」說話之間排上宴，敘禮歸坐共談心。不多一時天色晚，畫燭高燒點上燈。飲酒間夫人細問京中事，小姐（告）知就裡情。伏氏說：「舅舅這一徵西去，不知何日轉回程？」小姐說：「此去徵西代鎮守，若問歸期無定恁。」伏氏說：「舅舅年過花甲外，衝鋒打仗可還能？」小姐說：「雖然年邁英雄在，還有我明器明珍二表兄。我母舅運籌帷幄能決勝，他們倆勇敢戰敵武藝精。二位表嫂與舅母，也都是慣砍能殺女中英。」伏氏說：「一般全是閩中秀，偏我膽小又無能。提起賊盜兵荒事，聞風就怕頭帶疼。若還是我到那裡，活活嚇死赴幽冥。」蜂兒旁邊就插嘴，說：「誰似你老膽子輕？」小姐聞言回（頭）看，目視丫鬟不作聲。口內不言心暗想：「這賤人十分放肆實堪憎。平常必定無家訓，日後倭改恐未能。常言道，口快舌長能壞事，他必然詭詐多端不老誠。」小姐心中想至此，忽然一事上眉峰。氣遇酒提朝上撞，不由的一陣發燒粉面紅。

那夢鸞小姐三四歲上到無佞府中，長到二八，那些僕婦丫鬟伺候主人都是垂手侍立，鴉雀無聲，侍宴端茶，一步也不敢錯走，這些規矩都是見慣的。今日看這位蜂姑娘搖頭擺腦，擠眉弄眼，茄皮臉上搽了七斤宮粉，連眼毛都是白的，裙子底下那一對小紅油漆蓮船扭過來擺過去，不但小姐不悅，就是青梅也覺難堪。誰知又高興接起下語兒來，小姐有心要喝他幾句，只因到家，他又是繼母的陪房，不好意思開口，心中自揣，就把心事勾起。此時酒有六分，自覺面上一陣發熱，蓮腮通紅，把氣壓了一壓，勉強又吃了幾盅，慢慢向伏氏問道：「母親，我兄弟雙印卻是怎麼丟了？」那伏氏不曾打點，突然被問，登時間臉就紅了。

意遲遲半晌開言說：「奇怪，說起此事悶死人。那一年八月十五中秋夜，這屋裡設宴舉杯巡。後來過去睡了覺，我連影兒也不聞。次日說是丟雙印，到把合家嚇個昏。」小姐說：「誰與二娘後邊睡？」伏氏說：「就是秋月緊隨跟。」小姐說：「除他還有何人也？」伏氏說：「還有看墳那老任。」小姐說：「著他在此有何幹？」伏氏說：「素娘叫來洗衣衫。」小姐說：「他素日以何為生理？」伏氏說：「說媒接喜度光陰。」小姐說：「二娘次日說什麼？」伏氏說：「不過啼哭無話雲。」小姐說：「二娘秋月今何在？」伏氏說：「運糧河內命歸陰。」小姐說：「為何不在家中死？」伏氏說：「你、你、你說麼稀罕聞。」小姐說：「合家男女家丁輩，除了任婆還有什麼人？」伏氏搖頭說：「沒了罷。」小姐登時滿（面）嗔：「細聽母親方才話，孩兒恭解有八分。咱家中，家丁都是忠誠輩，斷不能背主忘恩生異心。這事必是任婆子，於中取利為金銀。二娘賢明人盡曉。那有個自害親生顯斷根。常言說：三姑六婆人難測，奸貪詭詐有十分。不怕循環與報應，無般不作最黑心。明日清晨備祭禮，拜掃先祖去上墳。拿住任婆細審問，定然拔樹要搜根。他若支吾與巧辯，定把奴才抽了筋。獻出兄弟饒不死，格外留情開大恩。倘若癡迷不省悟，我叫他先把青蜂劍試新。」小姐說著衝衝怒，倒把伏氏蜂兒嚇掉魂。

主僕二人聽得小姐之言，句句點著真病，伏氏默默無言，蜂兒又指望幫話，陪笑向前說：「小姐才是不知道，不要錯怪了，那婆子可是個老實人咧，從那年在咱家走動，從來無個。。。。。」剛說至此，小姐酒有八分，看著蜂兒冷笑道：「好個伶俐丫頭，口巧舌能，真正可愛。我有心賞你，偏無個應手的東西，罷了，且記下這次！青梅，你看著這個賤婢，再要在夫人面前插嘴接舌，著實賞他一頓嘴巴哦！」青梅答應一聲，挽了挽袖子，紮紮著五個指頭，嗔嗽著蜂兒。

惡婢嚇的不言語，屏氣低頭躲一邊。伺候的僕婦與梁氏，心中稱快面堆歡。帶酒佳人哈哈笑，慢放金杯把話言：「譙樓已經交三鼓，為兒斗膽要偷安。一路勞乏身體倦，明朝與母再盤桓。如今我在那裡睡？好去歇息早早眠。」伏氏說：「東屋裡空大廂房遠，還有那為娘的裡套間。總不如後邊房屋多乾淨，院小牆高暖又嚴。鬆青竹翠梅花老，朝陽正好過冬天。我已經命人灑掃收拾好，把你的行李箱籠放裡邊。」小姐點頭說：「很好，為兒的最厭繁華喜自然。」伏夫人即令僕婦將燈點，「送你姑娘到後邊。」

母女房中正講話，門外邊來了伏家小孽冤。宿柳眠花情已倦，意欲回家歇幾天。領著勞動同進府，聽說小姐回家園。躡足潛蹤朝裡走，意要偷看佳人媼與妍。慢慢走至房門口，斜倚著身軀啟繡簾。燈光照耀如白晝，兩眼睜睜望裡觀。見他姑母面向北，對席一位美青年。頭帶著將巾佩繡帶，白綾箭袖四龍團。藕色親衣鬆綠裡，腰中緊束帶獅蠻。官靴粉底時新樣，冰梅鞘隱劍龍泉。又見他俏龐玉面如瓜子，翠黛眉彎畫遠山。秋水神凝雙杏眼，唇似塗珠一點鮮。鼻倚瓊瑤牙似玉，身材訝秀俏香肩。臉暈桃花微帶酒，恰好似芙蓉籠霧柳含煙。慢放金杯燈下露，顯出了玉筍春蔥十指尖。逼真是：宜嗔宜喜傾城貌，丰神體態十分全。並無有怯弱嬌癡柔軟樣，另一派瀟灑風流態自然。狂生看罷魂離體，難收意馬與心猿。腹中誇獎連說好：「若改了梳妝更可觀。我終朝魂思夢想把佳人娶，今日裡遇此嬌姿或有緣。」他這裡正自胡思生妄想，猛睜睛看見青梅站一邊。只見他紅繩束就雙店髻，前發齊收後蓋肩。豹子眼睛四方臉，不白不黑顏色鮮。重重眉兒小小嘴，看身材不是十四就是十三。穿一件水紅短襖白綾袖，套一件元清半背錦沿邊。月白色圍裙高吊起，顯露出虎皮花靴鶯嘴尖。斬鐵倭刀懸腰間，皮靴帶上釘銀環。看他好似有點氣，一旁裡斜著磨單拳。暗喜道：「若能匹配這小姐，還得一個好丫鬟。」復又搖頭說：「不妥，他主僕這個光景定難纏。我只好小心下氣將他們哄，常言說：月裡嫦娥愛少年。」狂生正自胡打算，不防那王氏提燈到面前。伸手要把簾掀起，那裡知伏准藏身在此間。一把抓在眼睛上，把一個狂生撞倒在旁邊。